

拉萨的月亮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萨的月亮/张宇光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ISBN 7-5006-3859-0

I. 拉…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7180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河北遵化市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75 印张 3 插页 304 千字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章 初到圣城

第一节 在成都候机——八廓街和我的工作单位——宋书记——小四川陈钢——进藏同学——北京知青的话——上班——老奴才联豫的奏稿——于道泉教授和仓央嘉措情歌——布达拉宫	1
---	---

第二节 过林卡——次央老师——同学聚会——吃天鹅肉——达维·耐尔的玩笑——游戏场泽当——雪中温泉——冯老师和阿妈啦——去仓央嘉措的老家——边防连队	31
---	----

第三节 多吉一家——琼珍——有进藏大学生自杀——小金和小赵——张彪得了乙肝——交友与吃饭——我的领导与同事们——邱爽和强巴副主席打架	62
--	----

第四节 去喜玛拉雅捉野人并惹祸——好汉老王——画家万红——在哲蚌寺喂野狗——龙钦家族和岗雄家族的姻缘——达娃——布施乞丐——好友多吉	89
--	----

第二章 羌塘草原

第一节 搭车——《羌野尘梦》，一部鲜为人知的杰作——	
----------------------------	--

那曲和申老师的浪漫传奇——少年巴桑——写作辅导班——大头羊山谷聂荣与三十九族“阿扎白尔索”诸部落——云丹 ……

…………… 118

第二节 风干肉——索德部落的传说——“獭巴”们豪迈的歌谣——打古家的英雄祖先——云丹爷爷的悲剧——看降神——山神彭木扎，扎马人的神话——大盗和头人 …… 148

第三节 买烟——风雪草原——男人带孩子——云丹的两位堂兄与他们的一位妻子——学习放牧——记译谚语、民俗和民歌 …… 175

第四节 赚外快的青海喇嘛——“文革”中与白求恩等人有关的笑话——阿古顿巴滑稽的艳情故事——恋爱就是打狗——生孩子与玩游戏——取盐古俗的消失——“波不擦”、隐语、盐湖母亲和取盐长歌 …… 205

第三章 卫地漫游

第一节 告别羌塘——与多吉谈藏北——赤康九公子的婚礼——去日喀则看跳神——险些挨贡堆一刀——白娜——小岗雄和他有趣的“狩猎行动” …… 235

第二节 谢大姐之死——在县委大院里刻苦读经的小喇嘛——名妓益西卓玛——与次仁副区长的月夜长谈——尼寺雄色——哄走鬼怪及转世托生——听金宗阿妈讲故事 …… 263

第三节 休假——措姆阿姨——有关“援藏”和“奉献”的感想——拉萨的穆斯林——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刘曼卿小姐——在回忆中重现的历史与生活 …… 289

第四节 “卡基”姑娘和阿坝青年僧人的爱情——在龙钦家

过年——路遇达娃的婚礼——徒步乡野——骑狗的乞丐王——
朗杰的友情——有关七世达赖和日乌德庆寺的传说——田园之
歌 318

第五节 庄园与农奴——藏王墓——神医麦多——廖东凡
老师与地中白石——歌里乾坤——扎朗县的工作——李铁铮先
生的真知灼见——援藏干部老施——桑耶寺和青固修行地 ...
..... 346

第四章 雪域故事

第一节 卓玛部长流浪的少女时代——孤儿出身的单增赤
烈书记——代理“宗本”晋美旺布的经历——另一位“宗本”的选
择——有关时代与人生地覆天翻的轮回际遇 377

第二节 我和伙伴们共同拥有的西藏故事——“魔幻”的
“后现代”——哲蚌寺展佛节——永远年轻的安茜——拉萨骚乱
——最后的贵族 397

第三节 疲软文坛——军营迪斯科——老沈的笑话——看
天葬——那小子——两位进藏老干部的困惑——梦中奇景 ...
..... 419

第四节 老鼠、虫草和康巴姑娘央金——沐浴节的月光
——那三天——聂菊桑布——女神西原——西藏梦萦——美丽
的仁增旺姆 435

第一章 初到圣城

第一节

在成都候机——八廓街和我的工作单位
——宋书记——小四川陈钢——进藏同学——
北京知青的话——上班——老奴才联豫的奏稿
——于道泉教授和仓央嘉措情歌——布达拉宫

成都像个地窖，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捂着，要长出芽来，或者是霉变溃烂掉。有那么多绵密如毛发、肉感似蛆虫般的细芽在钻出来，想着让人又恶心又刺激。一早起来，我发觉自己好像是在蒸笼里，到处雾气腾腾，晨光也污污浊浊、含含糊糊，一点不光鲜明亮。

正如在蒸笼里才能蒸出白嫩柔软光洁的馒头一般，成都这个大蒸笼确实蒸出了许多皮肤如馒头般柔软光洁的姑娘妇人，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几乎所有的成都漂亮女人细看起来都两眼无光，神态慵懒疲惫。目光流转、活泼灵丽的，倒是那些未成年少女。

满街的人都是一副在家的感觉，仿佛老死也不会离开城市一步。妇人们只穿着内衣裤和拖鞋，白腿白胳膊地去倒痰盂里隔夜的屎尿，走在街上像走在家中的过道里，大大咧咧，满不

在乎。

各种小吃店纷纷开张，闹闹嚷嚷地贩卖着各式各样可口的川味小吃，让人胃口大开，唾液横流。这晨景其实与昆明很相似，和好些个南方城镇也差不多。

我总是从心里喜爱这种场景，喜爱这种充满汉人市民世俗气息的温暖场面。这一切极少能在北京或别的北方城市看到。成都的市民生活更有传统，恢复起来也快，人气浓重，一下子把整座城市搞得像麻婆豆腐般满是欲望。

刚到成都那几天，我还忙着进藏的事，恨不得马上就走。去了趟西藏驻川办事处，方才清醒了些。没有人关心我去不去西藏，他们只是丧着脸替你办个手续，其余一问三不知。听口音他们全是四川乡下人，没有一个像藏族的。

我去过长途汽车站，卖票的似乎连拉萨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在南在北更搞不清楚。过一阵，一个大概是从康区来的人，见我茫然若失的样子，才告知我说，没有去拉萨的客车。现在是雨季，川康一带的公路早断了，连货车也进不去。

我不觉嘲笑起自己的设想来——就在几分钟以前，我还在梦想着如何乘车进藏，穿行在雪山峡谷之间。要真想坐汽车去拉萨，只有一站一站往前挪，见风驶舵，像陈恒当初那样干才行。

眼前几件笨重的行李也让人丧气。在家时我一直磨蹭着没打背包，每天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来。等买到了火车票，父母又再三催促，我才开始收拾，可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最终所有的行装，几乎都是父母为我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高压锅和一件狗皮大衣，当然还有被褥什么的。进藏几年中，它们始终是我的生活必需品。

在家呆得不长的原因，是老觉着百无聊赖。一旦决定去西

藏,仿佛故乡也不属于我了,我只是个飘飘荡荡的角色,魂不守舍,似乎什么事都不能往实处想,更不能往实处做。

去民航售票处预定了飞拉萨的机票,看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班次及日期,我起码要等一周才能轮到。按日程正常起飞的班机不多,误了班的飞机何时起飞得等待临时通知,其间又可能有加班的飞机,等等,像开玩笑一样。

等候进藏的人便都住在离售票处很近的一家旅馆里,无可奈何地守候着。一旦日期临近,每天都得去看几次,以免错过了机会,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和我同屋的两个拉萨某单位的中年干部,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买了一大堆蔬菜,打算第二天一早带走。不料班机突然停飞,他们只好一天到晚呆在屋里,满身大汗地用电风扇吹拂着自己的宝贝青菜与猪肉,直到它们通通腐烂发臭。

早上从旅馆里出来吃过早点,我决定要尝遍成都所有的名小吃,并去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看看。

不知现在的成都人怎么样了,是否已充分现代化赶上了时代的步伐。但八十年代的成都人真的很慵懒可爱,满城都是喝茶下棋乘凉,要不就是自作聪明高谈阔论的人。二胡咿咿呀呀地拉着,说书的呜噜哇啦地说着,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成了茶馆,坐满了闲人。

勤快的是乡下来的民工,满街蝗虫似地骑着三轮车,乱打着铃铛,猴子般蹦跳流窜着到处瞎跑。四川江浙一带的民工盲流真是无孔不入,这是等我到了西藏才领教到的。即便是在那时的昆明,几乎所有街头的鞋匠、裁缝、补自行车胎的,也都是他们。

武侯祠里的蜀国众英雄塑画得可笑之至,完全是一群脑满

肠肥、无所事事的土豪劣绅，富态又庸俗的样子，也挺像财神爷，不然就是送子观音一类。但说不定还蛮真实的，起码在四川人心目中，那副模样的人才最有福气，最值得艳羡。

现当代史上从巴山蜀水中跋涉出来的英雄豪杰也好，军阀官僚也罢，大多都是那副德行，包括再远一点的袍哥大王，或再近一点的大款老板。杜甫的塑像则肯定是刚做的，瘦骨如柴，满脸悲愤，倒更像是收租院里的贫下中农。

在青羊宫里，我要了杯盖碗茶，坐在竹椅上慢慢地喝，听读书人讲了几段三国。吃过麻婆豆腐赖汤圆一类，我又买了一包卤鸭脚边走边啃。去人民南路配了副眼镜之后，顿觉眼前明亮了许多，不仅街景清晰好看了，美人也增加了不少。

迷迷糊糊跟着个穿短裙的漂亮姑娘走了一段，又想起在北京时夏天和赵晓东上街，也这样干过。那天看着一个姑娘诱人的大腿，走着走着，赵晓东忽然说他真想钻到那姑娘的裙子里去，把人笑个半死，连目标也搞丢了。

仿佛是有意安排的临行告别仪式一样，在我去西藏之前，又让我到成都，再想起些与西藏毫不相干的事来，真不知人的脑子是怎么回事。决定进藏工作以后，我其实已打定了一个离奇的主意，我决心到那里之后，不再，或尽量少与汉人来往，尤其是尽量少与汉族姑娘来往。

我知道自己依然留恋着内地的城市生活，内心仍旧渴望着能和某个像周莹那样的姑娘，漫不经心、懒散倦怠、而又甜甜蜜蜜地生活在一个我熟悉的城市里。我们将会整日里相互爱抚着，一起上街、看电影、逛商场，一起去公园或郊外玩耍，要不就到全国各地旅游。我们将成为令人羡慕的一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我这人其实也庸俗得要死，有时甚至渴慕着庸俗。这些都是我在大学里不敢承认的。我知道周莹真正的想法，我知道她的想法何尝不是如此。

和一个有理想、有头脑、有个性的女孩子相比，我真的更喜欢像周莹那样世俗实际而又可爱的姑娘。我情愿我的女友是一个成天翻阅着时装杂志，节制饮食讲究质量，闲来无事便睡觉养颜、收拾打扮的空虚美人。

但骚乱的内心却让我不得安宁。我怕我会忽然间疯狂起来，变得一丝一毫也无法忍受空虚和平静，突然间离家出走或背叛女友，做出些让我自己都难以理解和想象的事情来。

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整个成都实际得像一个咸菜坛子，人人都捂在里头。去了两个同学家，发现他们都在为落实分配单位的事而忙碌苦恼着，不时还要和自己的父母争吵几句。

天热得要命，我忽然觉得心烦意乱又没有胃口，一下子对满街的小吃失去了兴致，连文殊院也不想去了——尽管两位昨日同窗说那里清静，原来打算一起去散散心的。

还是去了趟文殊院。晚上回到旅馆的房间里，见又多了一个房客，听口音是北京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个北京知青，1976年去西藏插的队，现仍在离拉萨不远的农场里工作。

我说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他怎么1976年还想到插队，而且是去西藏？现在依然在职的知青，完全是出土文物，简直希罕极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当初想去就去了。

那年算上他，北京一共有七个高中生去西藏插队，当然都是自愿的。先是被分到村里队上，后来又集中到农场。再后来调走的调走、逃跑的逃跑，到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农场里，基本上也不干农活了。他这次回家是去动手术，胃溃疡，割掉了

三分之一，在家休养了半年多。

老知青话不多，通常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看模样他有三四十岁的样子，但我计算了一下，他肯定还不到三十岁，顶多二十七八。他的衣着也土气陈旧得像个村干部，就只剩下口音没变了。

对西藏，老知青好像无话可说，同屋的那两个成天折腾着他们的青菜和猪肉的自称“老西藏”的汉族干部，似乎也是如此。看得出来，他们对返回西藏毫无兴致，甚至不愿多想。

倒是旅馆里住着的藏族人看着让人高兴。他们成天喜笑颜开的，不住地用藏话说笑取乐，兴奋得不得了，每到晚上都能听见他们跳舞唱歌的响动，间或还有一两个喝多了酒的醉汉，站在过道里舒畅地叫喊上几嗓子，过瘾透气。我知道他们很高兴，说不定他们在家乡就是这个样子。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见过“西藏班”的藏族学生，他们和汉族同学在一起时总是不声不响，几乎一言不发。但只要没外人，他们就会有说有笑，高兴亲切得不得了。据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毕业后愿意留在北京或别的内地大城市的。

我住的旅馆是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指定的，按他们的说法是这里离民航售票处近，便于办理有关进藏事宜，让大家住在一起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

住了几天我才知道上当了，去西藏的飞机票有好几个地方都能买到，大不了事前去办事处弄份乘机证明。而单就旅馆而言，这一家却是最糟的，房间陈旧、简陋、拥挤不说，离市中心又远，收费却不低，一住下就能尝到被人算计的滋味。

我知道，等我到了西藏，肯定得把过去的一切通通抛下，变得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傻瓜那样，才能真正和藏族人接近，并了解

他们。再说,对西藏我确实一无所知,和傻瓜没有区别。

那年,从贡嘎机场到拉萨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八十公里的距离,汽车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跑到。快到拉萨时,远远望去,布达拉宫建在一座小山上,并不起眼。而拉萨的新城区不过是对内地小城市丑陋建筑的拙劣模仿,看起来实在令人丧气。

北京知青在一片已经收割完了的青稞麦地边下了车,提着他的行李,形单影只地走在灰黄色的背景里,显得可怜而又悲惨。

这时我才想起他消瘦、发黑且满是皱纹的长方脸,及他那风都能吹倒的细长条身材给我的印象:就是可怜和悲惨,这就是他在西藏插队近十年的结果,难怪他会觉得无话可说。

他一直未能适应这里,就是在下车以前也仍旧在无力地抱怨着路边的小吃店,说那里头做的饭菜味道不藏不汉,根本没法入口。我不知道他现存的三分之二个胃还能消化什么?他还要在这里磨蹭多久,才能内调回北京?让他继续呆在这里只能是受罪,多一天多一分折磨。

在从机场到拉萨的路上,我甚至觉得西藏不够荒凉贫瘠。我巴不得这里的自然环境再恶劣一些,好考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然而说来说去,那个北京知青和他的伙伴们当初来这里,不也是这样想的吗?只是他们习惯地把自己和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以为是那个时代选择了自己。谁知时过境迁,才几年工夫时代又变了,竟然彻底把他们抛弃掉了。吃苦受罪眨眼之间就变得不再时髦,而且纯属活该,什么也捞不着。

直到从民航局出来,看到满街来来往往的藏族百姓,而壮观无比、近在咫尺的布达拉宫又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时,我才

惊喜地感到我真的到了拉萨，到了西藏。

这种感觉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尤其是当我用一只手拖着行李，用另一只手挡着刺眼而令人兴奋的雪白的阳光，好奇地东张西望着，气喘吁吁地走到大昭寺门口时，我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我想看到的。

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过去熟悉并讨厌的，这里的生活也必定和我从前所过的完全不同，这正是我一直期待并梦想着的。

是的，我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需要我抛弃并遗忘掉过去的所有东西，我也决不会为之感到遗憾和后悔。

《雪域文学》编辑部所在的自治区文联，就在离大昭寺不远的一座藏式院落里。

刚住下的那几天，几乎每天天亮以后的时间，我都是在八廓街上度过的。我要么在大昭寺门前呆坐，看着那些磕头朝拜的人。要么在八廓街上闲逛，和转经的人流一起顺时针向前涌动。要么去货摊上看看，商店里转转。

自始至终，大多数时候我肯定一直都在兴奋地傻笑。我被一种力量强烈地吸引着，整个身心都被牵扯着，根本无力自拔。尽管要过很久，我才会明了那股牵引着我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当时的我只是感到了一种满足，一种进入了梦境、实现了理想般的满足，完满得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想想吧，在一条最世俗、最热闹、最拥挤、最温暖的街道上，充满了人的气息、体温，牛羊肉的血腥，酥油和糌粑的香味，散发着直射的阳光从露天的小便池里蒸发出的尿臭，并闪烁着金银铜器及宝石的光亮，四周完全是属于上几个世纪的粘连着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的古老建筑与服饰打扮，佛塔、香炉、烟雾，湛蓝如洗的晴空中飘扬着的五颜六色的经幡，来自尼泊尔、克什米尔

的商人和他们开办的憋闷着能把人薰昏的印度香料味的商店，从农牧区千百里之外赶来朝佛的虔诚的信教百姓，头上长着茧子的职业磕头师，货摊上和商店里懒洋洋的商贩们（他们对所有的顾客都爱理不答，决不与你讨价还价，管你爱买不买），从早到晚一直旋转着的巨大的金黄色转经筒，披着红色袈裟的僧侣，耳边嗡嗡嚷嚷的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和总是能从所有声响中分辨出来的时隐时现的念诵六字真言的永恒祈祷，不断起伏着的磕拜等身长头的身影，被磕头者的肉身和身上的衣物磨擦得凹陷光滑的石板，康区来的身材高大威猛头缠红色英雄发手提一串串绿色松耳石的康巴汉子（他们成群结队旁若无人一般只在长长的藏袍衣袖里与买主用手指头掐捏着按货论价，并不时发出阵阵放肆欢快的哄笑），温柔和善顺从害羞的藏族姑娘们的如花笑脸，在人的腿缝间乱窜或悠闲地在一边俯卧着晒太阳的野狗和放生羊，打着铃铛的自行车，鸣着喇叭的汽车，收录机里大声播放着的藏戏、民歌和迪士科音乐，还有西服、冰箱、彩电，印着“香港”两个字的背心……而这一切所环绕着的，是一座崇高神圣的寺院。

有了这些，生活中还缺少什么呢？我再想象不出来了。

文联的院子不大，除我所在的编辑部外，其余大大小小十几个部门，及一部分人员的宿舍，都挤在一排两层楼的藏式土屋里。开始的那一两个月，我像是生活在一幕五六十年代的国产故事片里。

文联的领导和同事不仅主动帮我办理好了工作手续，还安排了一个刚退伍转业的小四川来照顾我，帮我烧水做饭，带我上街认路，告诉我各种高原生活须知什么的。

小四川名叫陈钢，大概比我小个一两岁，长得矮矮胖胖。陈

钢家在四川农村，退伍前在西藏当了六年兵——据说他是十四岁时虚报年龄来西藏参的军。（类似不合常情的事在西藏比比皆是，时间一长，我也就见惯不怪了。）

我得说那一年的陈钢是个非常纯朴可爱的小伙子，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所有工作，还无偿地为我做饭、煮夜宵，甚至在我无聊时义务陪我聊天解闷。

作为一个在西藏当了六年兵的“老西藏”，陈钢显得一点也不老练，反带着一身的稚气，性格也绝对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刚强，如他说的是百炼成钢的意思。

有时，陈钢也对我讲一点大概是从部队里学来的“民族宗教政策”。比如说不能叫藏族人“藏民”或者是“老藏”，因为那是带有贬义的歧视性的说法。更不能和藏族吵架动手，因为藏族人凶得很，自尊心强，打起架来就拼命，什么也不顾。而且出了那种事领导一般只会追究汉族的责任，吃亏的是自己，不合算。

老实说，陈钢对我说的这些事，我几乎没有考虑过。不过我也没有办法向他解释我对西藏及藏族人的想法和看法。彼此熟悉了一些之后，他问在大学里我是不是班上成绩最差的？

我说中下吧，但肯定不是最差的，因为我好歹还拿到了学位证和毕业证，这有什么关系吗？

陈钢说他原来还以为我是因为成绩差，去不了别的地方才来西藏的。在西藏工作的汉人绝大多数都是如此，包括他也一样，没本事，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不过后来他看看又不像，我父母是干部，我自愿申请来西藏的事在《人民日报》上都登过，他管通联收信取报时看到过的，怪不得我一下子就分到编辑部来了，连手续都不用自己去办。

去前年自己跑来西藏的大学生也不少，不过事先都没有打

招呼，到了拉萨又都不愿下地区或县里去工作，就在拉萨闹起事来，去找自治区书记和政府主席评理，好像他们都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一样。

我苦笑说我的事上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学校觉得这件事能给他们添光彩，所以就拿去报道了。来编辑部工作也是我自己联系的，跟我家里没什么关系。不过说来说去我大概也属于没本事的人，和他一样。

陈钢说对了，我的事肯定是文联的宋书记和编辑部的任主编帮的忙，宋书记还亲自让他去人事厅送过我的材料呢。

我到拉萨时，任主编还在内地休假。而宋书记已住进了医院，听说是慢性肝炎引起的肝硬化、腹水，挺严重的，不久要转到北京去治疗。“宋书记这辈子算完了”，陈钢说，“他是个好人，不过好人的命不长。有机会见见他，要不然可能就见不着了。”

来文联后我就听好几个人说起过宋书记。他是五十年代初第一批进藏的老干部，在乡下工作过很多年，直到染上了肝炎才调到拉萨。前两年恢复文联也是他牵的头，要经费搞基建什么的，再等几个月文联就能搬到新城区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说起宋书记来，都用的是同一种感恩戴德的口吻，都说要是没有宋书记就没有文联，也没有新的宿舍区和办公楼，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对建在新城区的文联大院毫无兴趣，我见过那个崭新而又丑陋的地方。与之相比，现在这个陈旧狭窄的藏式院落，在我眼里要比那里强一百倍。

不过宋书记带病坚持工作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动。在懒散的、几乎无事可做的西藏机关单位里，要能在工作中做出点什么成绩，非得有像宋书记那样不顾自己、扎实苦干的领导干部才行